

神的掛號單

◆文／簡守信 大林慈濟醫院院長



「是神明叫我來看你的」，這也是在我們這個鄉下地方，醫師們常會在門診聽到的話。

聽到這番誠懇說詞的醫師，一方面可能自我感覺良好，覺得怎麼連神明都會知道我是那麼認真的在醫療崗位付出！一方面也會覺得不可思議：和我同一科的醫師全臺灣有這麼多，神明怎麼去判定那一位醫師比較好？難不成之前神明就會不時來到人間，一方面實地觀察，看看醫師是否有以病人為中心、不浪費健保資源、不重覆用藥，再調出衛生署和健保局的統計資料，把同一疾病治療成效和病人存活率等資料排序，如此一番詳實評鑑，神明的年度米其林三星醫療指南於焉出爐。等有信徒來電請示時，再隨手拈來，指引出一條明路。

這樣客觀的評比，相信即使是有三頭六臂的神明恐怕也無法完成。

那麼病人又是如何從神明的口中知道推薦名單？據考證約略有下列幾種方式：規模較大的地方廟宇會有兼職或全職的乩童，乩童在恍神之際會用毛筆寫下推薦天書。既然是天書筆跡

自然不會太工整，如何在龍飛鳳舞中比對出是那一位醫師的名字，恐怕又得大費周章，不過這也就不免加入主觀的選擇傾向了。

另外一種看似比較客觀的方式是搏杯（擲筊）：心中默念幾位醫師的名字再分別請教神明。至於決定誰可以雀屏中選，可以是一次決定勝負，也可以是多次投擲，看看那位醫師的神明應允率較高。只是過程如此複雜，候選名單多時恐怕還得動用電腦幫忙，阿公阿嬤在還沒看病之前，血壓就已經飆高不少。

這種特殊醫療需求，會不會引起諸神之間的不快，也是另一個值得關心的議題。保生大帝看到城隍爺時會不會質疑城隍爺醫療專業素養不夠，但是業績反倒比較好的謬誤；城隍爺會不會反嗆保生大帝，這只不過是選民服務，有那麼嚴重嗎？

這樣的情形，據考證，應該也不會發生。因為在中南部鄉下地區各個莊仔頭，都各有其守護神，所以這純粹是地方事物與中央無關，眾神仍會各司其職、相安無事。

一張掛號單可以引來這麼多的聯想，是因為鄉下真的就是鄉下，有其不同的風俗規矩；而這也告訴我們，醫療確實不適合「以臺北看天下」。

我們常說「眼見為憑」，似乎凡事只要是親眼所見就能釐清來龍去脈，任何細節都難逃法眼。但醫學上早已證實絕非如此。

人類的眼睛就像臺灣的民眾一樣，色彩分歧相當嚴重，選擇性色盲或者只看到某種顏色的情形在所多見。如果國父當年專攻的是眼科，而且在建國方略中提出對治色盲的治國之道，不知道會不會減輕目前臺灣社會的症狀。

這種只看到我們想看的東西，而且重點式的影像擷取，本來就是人類的大腦在百萬年演化下灌入的救命程式。一天到晚處在生死關頭的原始人，那來的閒功夫區分什麼琴棋書畫詩酒花，毫秒之間分別是敵是友，該逃或勝券在握才是生存之道。

一個有名的心理學實驗就是讓受試者觀看一場球賽，並且要求受試者專注於某些球員的表現；心理學家亦另外安排了身穿球衣的大猩猩在比賽中出現。但這突兀的畫面，大多的受試者竟然視而不見。而同樣發生在我們醫院門診的小插曲，更加見識了大腦視覺處理的自以為是。


現在醫院評鑑對病人辨識、病人安全非常重視，而且規定身分辨識的方式不能只靠一種方法，除了名字之外，

還得加問出生年月日。但生日對這裡的老人家而言，不是不記得就是只記得農曆，雞同鴨講時所多見。您住那裡？您幾歲？反倒是比較好的確認方式。

會這樣大費周章，一方面是名字雷同比例高，一方面是村裡又是以幾個大家族為主，同名同姓的大嬸所需要的藥物，可能從降血壓藥變成病毒干擾素，醫護當然得小心翼翼，避免大猩猩事件的發生。

相對於國內男女菜市場名是志偉、志明、俊良、雅婷、怡君、淑芬等等；我們醫院所在地是臺灣老年人口最多的嘉義縣，菜市場名當然也轉變成罔腰、罔市、招弟、來好、烏肉之類的鄉土名。

不過當我聽到門診護理人員溫柔的喊出「花枝阿嬤」時，還是覺得鄉下地方的人名真是無奇不有。可是一抬頭，只見阿嬤一臉不悅：「人家是一『枝花』，不是『花枝』！」護理人員尷尬的紅著臉趕緊向阿嬤賠不是。還好阿嬤也不是第一次被叫錯，頗能泰然處之。無獨有偶，另一天門診也來了個不高興的「燈籠阿公」，原來阿公的名字是「龍燈」。這都是大腦在自以為是的運作下，當場替病人改名。

細數諸多大猩猩事件，我們真的還能振振有詞的說「眼見為憑」嗎？

（本文亦刊登於《聯合報》元氣周報「心靈 MSN」單元）